

阮玲玉的死亡

沙 喬

電影明星阮玲玉，因被前夫張達民控告，刺激過深，於上月八日晨三時，在上海服安眠藥片不治而死。阮玲玉的表演天才，在中國電影界里，是誰都知道的；尤其在新興的中國電影界里，吾人正渴望她有更驚人的藝術表現。電影的演出，並不是陶冶人性，她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比任何文字宣傳來得深刻與迅疾。過去的許多聯華影片中，雖然每個劇本能抓住許多觀衆的緊張情緒，但如果沒有演劇天才的人體會劇情，曲曲表現出來，無疑的導演者和編劇者傑出天才，終不能把握住千萬的觀衆。阮玲玉和人們留下永恆的好感，這完全是她個人的藝術表現。所以她的死亡，不祇是電影界的損失，一般觀衆今後不能看到她新的作品，誰也要感到無限惋惜和悵惘。

方興未艾的自殺時際，像阮玲玉的自戕，本也用不着大驚小怪；可是我們除去不能看到她的新作品感到悵惘外，對於「刺激過深」的話，我也覺着強烈的刺激。讀完她的遺書後，覺得她的死亡，不是單純的婚姻糾葛。

事實是這樣的，——這里祇能作簡單的敘述——張達民和阮玲玉結婚後，達民因事離滬，阮玲玉與茶商唐季珊發生戀愛而同居。最近張達民以侵佔及妨害家庭罪控唐季珊與阮玲玉於上海法院。阮玲玉以刺激過深，因而自殺。在這簡短的故事里，第一，阮玲玉受了唐季珊的金錢誘惑，愛情爲之轉移；第二，張達民並不要求同居，祇是要求阮玲玉履行和他離異後的私約。在另一方面，因爲唐季珊是華僑茶商，在訟事興起後，以妨害家庭相要挾，或許能獲得較大的代價。

阮玲玉與唐季珊發生戀愛，雖然不能絕對說是金錢爲誘惑，最低限度，唐季珊是有錢的茶商，以金錢爲媒介那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說戀愛是兩性間神聖的結合，靈與靈合一之外，沒有別的成分混雜其間，這不免太矯情了。很多的女子是愛虛榮的，戀愛就種種在虛榮沙基的上面；在拜金主義的今日，根深蒂固的戀愛獲得者，常因金錢力的誘惑，中途就崩潰下來。從甜蜜的愛園里墮入痛苦的深淵。

感情濃厚或意志薄弱的男子或是女子，因了失戀的痛苦，常演出自殺和仇殺的消極和積極處置。因為愛人的被奪，精神上刺激比別的刺激來得堅深，所以失戀後所演出的手段，也無從細擇。張達民的反響，就是失戀者應有的常態。愛情破裂了雖是無法彌補；而積恨所在，也就圖報復爲快了。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結合以至張達民的糾纏不清，覺得戀愛是男女糾紛之因，而金錢勢力的猖獗，好談戀愛的窮措大應該退避三舍。戀愛不是絕對甜蜜的，他比玫瑰花還來得利手。雙方在事前有審慎的考慮，就沒有事後的煩惱了。

張達民的對付阮玲玉雖是應有的手段，阮玲玉之對待張達民也可說是優異了。失戀後之報復，固然不能厚責張達民；而張之接受阮玲玉的物質報酬後，事隔數年，因私約未隨而多事，似乎太失鬚眉本色。失戀後，雙方已是敵對的地位，以物質的多寡而爲報復的主因，報復的目標，已由人而遷移金錢方面去了；用這樣的手段對待相對的敵人，不是失戀者應有的態度。張達民的愛金主義，或許在過

去已經是這樣，黃金勝過愛情，無怪乎阮玲玉要另找所愛了。

在這里，感到戀愛的成敗，需要黃金來維持；換句話說，拜金主義的社會裏，沒有真正的戀愛。

可是在另一方面說，男女戀愛祇是個人生活史中的一段，無關社會的得失。他的影響祇是社會的一部，不能影響到社會的全體。所以戀愛的失敗與成熟，不過是社會極小的浪花，用不着嘲笑與羨慕。這次阮玲玉的訟事發生以後，新聞紙上竟長篇累幅的像陳琳檄似的詳載阮玲玉的母親過去身世等等，似乎太重視了。是不是因爲她是一顆影星，這樣的記載能夠喚起社會的讀者，是不是因爲記者的使命，應該寫這鋪張揚厲的文章盡新聞之能事，站在旁觀的我們，不免太浪費了。這也許一般小資產階級正愛好這樣的事實，以增加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社會的情形這樣，在各方面說，阮玲玉的死亡，不禁抽了一口冷氣。

